

北方领土

吉田嗣延

一、千岛的历史

关于千岛的历史 众说纷纭 这里主要参照北海道大学高仓新一郎教授的千岛简史作一简介。

千岛群岛是将日本列岛同大陆连接起来的支点之一。其南端的国后岛 南距北海道本岛海岸仅十海里 北端的占守岛 从纬度说阿赖度岛是最北的 之北 和堪察加半岛的洛帕特卡角相距不过七海里。各岛之间的最大距离 是新知岛和武鲁顿岛之间的三十四海里。如果是晴天 相邻的岛屿均可相望。然而海峡潮流激荡 岛岸是长长的断崖 暗礁很多。夏季海面平静时 又常为浓雾所笼罩 视野受限 夏季一过 则海潮汹涌 冬季又为流冰所阻塞 所以 海上交通的安全期仅限于春季一个短暂时间。因此 尽管它地处连接日本列岛和阿留申群岛这样一个重要位置上，却不能成为连接亚洲和美洲的通道，仅仅在岛和岛之间保持着微乎其微的海上交通。

对这些岛上的居民 开始有比较详细的了解 那是十八

世纪以后的事。和北海道本岛东北部一样，在南部千岛上也居住着阿伊努人，北部千岛和堪察加半岛南端，以及与它相接近的占守岛上，则居住着阿伊努人和堪察达尔的混血种族。在以幌筵岛为中心的岛屿上，住的是库里尔毛人。一般认为居住在北海道本岛的阿伊努人逐渐北进，后来扩展到堪察加南端。

原始状态

对千岛几乎没有进行过考古学调查，稍有组织的发掘工作也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进行过。南千岛的遗物样式比北海道本岛稍新一些，发现过前北式出土陶器，后来发现的则完全和北海道本岛东北部相同。而北千岛的遗物样式，据推测和北海道本岛绳文式陶器的后期是同期的，比分布于北海道鄂霍次克海岸一带、并间或在南千岛有所发现的鄂霍次克式陶器形式更古的陶器，至今还没有发现。这就是说，北千岛的遗物样式要比北海道新得多。鄂霍次克式陶器是从大陆经库页岛传来的，其使用者根据相伴出土的人骨推定为是阿伊努人，从而可以看出从南方北上的这些人具有较大的影响。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毫无来自北方的痕迹。比如阿留申人使用的口喙贝在北千岛曾发现两个，古代爱斯基摩人和阿留申人使用的石灯也被发掘出来，这证明有从堪察加方面移居到这里来的人。

综上所述，千岛群岛南部是北海道阿伊努人，北部是堪察加土人前来谋生的地方。但是，因为严酷的自然条件和

远离文化 堪察加土人的发展处于停顿状态 这期间受北海道文化影响的阿伊努人北上，终于占据到北千岛和堪察加南部 成为这个地方的统治者。也就是说 阿伊努人成为千岛群岛的居民。

千岛阿伊努人同北海道南部的阿伊努人一样，已脱离穴居 住在地面上的房屋里 虽然已会编东西 但还不会织东西 衣食住全靠动物的皮、腱、肉、骨等。但北千岛阿伊努人则一般仍穴居 衣服以毛皮为主 有上衣 再加上日本式细筒裤、靴子和外套这一类北方系统的服装 可以说他们是兼营牧畜的渔猎民。无论在南千岛和北千岛，他们都不过是经营着一种靠大自然给予的东西过着“低级的采集经济”的生活 所以社会集团很小 人口也不多。在北千岛 根据俄国帝国科学院派去的克拉舍宁尼科夫在一七三八至一七四〇年的调查，在占守岛上有三个部落共四十四人。根据一七六六年的调查 从占守岛到宇志知岛各岛上 据说只有男子二百六十二人。

在南千岛 关于一八〇〇年我国开始经管这些岛屿以前的情况，〔江户幕府〕幕吏所记的《休明光记》也有这样一段记载：“于旷漠的孤岛上 虾夷人 男女老少合计不过七百 茅舍似有似无 形同穴居。衣著方面则酋长方着熊、水豹、狗皮之类 其余则缀鸟之羽毛或收聚名曰基纳之草叶而衣之 或者赤身露体。五、六户用一口锅 做饭不方便 就烧食或生食之。鱼虽多 但无渔具不能取食 在鱒、鲑之类游到河川时 持鱼叉 即木棒尖上带有钉状物者前往捕取 留

即阿伊努人。 — 译者

做冬季食物 如不足 则于夏季贮草根 以作长年食用。然而年年由于饥寒交迫而死者 不知其数。”

交 易

据松前家的《新罗记录》记载 元和元年(一六一五年) 虾夷人乘船数十艘 从美纳西地方来到松前城下 酋长尼希拉凯阿伊努 带来海龙皮数十张 其中有长达七尺、宽二尺八寸余 脊背毛长一寸三分,下腹毛长一寸七分者 松前氏将它献给德川家康。美纳西是阿伊努语东方的意思,所以这可能是指北海道的东端,现在根室国^① 目梨郡一带地方。海龙 在北海道本岛是捕不到的 可以认为是捕获于千岛群岛而为交易带来的 由此可知 当时我国与北海道东部已有往来,并且通过这些人与千岛也发生了联系。松前关于海龙的记载 这还不是头一次 在相当于当时藩主的曾祖父秀广年代 一五四五至一五八二年 就有关于纯白色海龙皮的记载 因此 这种接触还可以追溯到很远。

据一七一三年第一个来到千岛群岛上的俄国人科兹列夫斯基所说 幌筵岛上当时已有南岛的库里尔人带来锅、釜、器皿、刀剑、木棉和绢类 为了同温祢古丹等岛进行交易而驶往其处 并且还到堪察加换取海龙、狐狸等皮张。择捉岛的土人到国后岛购进木棉、绢布,并将这些东西拿到占守、幌筵去换取海龙、狐皮、鹫羽等。纺织品是从北海道本岛弄到的,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这说明阿伊努人大概是在松前

^① 国,日本古代至近代的行政区划,合几个郡为一国。 ——译者

城下筹办‘朝贡’物品的。

“威马木（朝贡）”

“威马木”可能是日本语“谒见”的转讹。阿伊努酋长在备齐物品之后，装好称为“威马木·杏布”^①的专用船只前去交易，首先去“谒见”当地首长，献上各种物品，然后，首长作为回礼的形式，将其它物品交给来人。首长是指负有北方保安任务的奥羽的国府之长，还有在十三湊设有邸宅的津轻豪族安东氏，而松前藩主当然也是朝贡的主要对象。至于库页岛阿伊努人，他们“谒见”的对象则是任职于设在黑龙江口的清朝派出衙门满洲^②官吏。这些首长对酋长都是表示欢迎的，给他们以品位和官职，并以优厚的礼遇作为安抚的手段。所谓朝贡就是指这个说的。这里面也带有在加深友好关系的过程中，夹入了企图达到从属关系的目的。

北海道东部的酋长和松前藩主之间的关系，渐渐密切起来。到了宽永年间，松前藩每年也派交易船到厚岸去，经过二、三十年后，因一六六九年发生了十胜以西的阿伊努人叛乱，交易船中断了。但是第二年，钏路、厚岸、纳纱布的阿伊努人四百七十九人乘七十艘船出现在白老，诉说“中断交易船给无辜的虾夷们带来了不幸，希望明年再派船来。”他们希望得到大米，于是给了九十袋。阿伊努人很高兴，留下了海龙皮十张、熊皮六张和野禽百只回去。如果没有同松

① 音译。——译者

② 指我国东北。——译者

前的交易，阿伊努人就会变得贫困。

一七二〇年新井白石写的《虾夷志》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记载：

每年夷人船载物资驶近岸边停泊时，岛人即离部落入山。夷人将货物运到无人之海滨陈列出来后，撤回船上，则岛人携带各自收藏的物品而出，换取自己所要之物而去。夷人再次上岸收去岛人所置之物品。

这真是可以叫作奇异的‘无言贸易’的特殊习俗。后来，在一七八五年和一七八六年幕府去虾夷地调查时，作向导的厚岸酋长伊土克衣^①和国后酋长志启奴衣^②等与松前藩交往加深，每年率船队去择捉、得抚等岛谋生意，势力大张，后来志启奴衣拥有二十多名妻妾，伊土克依拥有十八名妻妾，过着豪奢的生活。

千 岛 之 发 现

根据松前藩的记载，松前氏于一六四四年五月将松前虾夷地图献给了幕府。现在此图虽已失传，但是还存有可以断定为—六六七年幕府巡检使往访松前时所绘制的虾夷图。该图在知床角到纳纱布角之间绘有大小三十九个海上岛屿，其中有三十四个岛标有岛名。把这张图的复制品和一七〇〇年松前藩献给幕府的地图作一比较，岛的大小、位

^② 均系音译。——译者

置、形状虽然不同 但数目相同 顺序和岛名也几乎一致。

北部土人和南部的阿伊努人对地名称呼不一样，在日本记载中，占守岛叫做“苦熏古丹”^① 温祢古丹岛叫做“努夏古丹”^②，幌筵岛叫做“努边冒西里”^③或“塞塞布冒西里”^④ 但无论如何 可以说在十七世纪中叶 松前藩已经相当详细地了解了千岛群岛的情况。松前藩对千岛这些地方之所以还称为“库尔木塞”^⑤，是从千岛土人对堪察加南部的居民称为堪察达尔人转讹而来的，“库尔木塞”是千岛土人语言“哑人”之意 大概是由于不通语言的异族的缘故。

松前藩在千岛设定期集市制度 分为几十个 指定家臣分别负责 并派交易船去各集市 这可能是因为松前藩已认为这些地方已属其管辖了。在此前后，俄国人也着手经营北千岛了。一七一五年松前藩给幕府的报告中写道：

得知虾夷地及库页岛、库尔木塞岛的虾夷人，有五、六十名左右 各处皆头人。但其上无总头矣。

这是说虾夷地虽有酋长，但没有总酋长，这就可以看出，松前氏已怀有统治从库页岛到千岛一带的意图。

最初的探险

我们认为 松前藩的有关千岛的资料虽相当详细 但实际上在那里都没有留下足迹。在这种情况下，一六四三年荷

^{①②③④⑤} 均系音译。——译者

兰的探险船来到这里 不仅进行了实地调查 并企图加以占领。

马滕·弗里斯受巴达维亚荷兰总督之命，乘“卡斯特里克姆号”北上 给择捉岛起名为斯塔滕兰特 并在得抚岛登陆 补充了用水和燃料 在一高丘上立了一个写有“联合东印度公司·一六四三年”的木制十字架 起名为“公司之地。”这是六月二十三日的事。他乘船出鄂霍次克海，在国后岛北端的恰恰怒普里抛锚 停泊时间长达八天之久 向酋长赠送了荷兰国旗，表示成为他们的国民。弗里斯从这里再向北去，在库页岛南岸的托马里登陆，同样进行了上述活动。但是在以后 荷兰同该地脱离接触的时候 日本和俄国进入了这些地方。但弗里斯首次实地调查千岛群岛的功绩是值得特别一提的。

荷兰船探险之后 经过了六十年 俄国人从北方开始注意千岛群岛 逐渐向南伸出了经营之手 到后来占有了千岛群岛的大部分。

一六九七年 哥萨克队长阿特拉索夫征服堪察加 在西海岸伊齐亚河畔的一个部落，发现了前年从大阪驶往江户途中遇难而顺流漂荡后被土人营救出来的日本船老大传兵卫 于是把他送到彼得堡 开设了日语学校。

一七一一年，在堪察加发动暴动的首领安契费罗夫和伊凡·科兹列夫斯基两人在占守岛登陆，收降土人，调查了幌筵岛之后就回去了。科兹列夫斯基于一七一三年率数十名部下 携带若干门炮 再次进入幌筵岛 进而到达温祢古丹 确认了千岛群岛十几个岛的名称 计有占守、幌筵、春牟

古丹、舍子古丹、温祢古丹、松轮、罗处和、宇志知、计吐夷、新知、雷公计、择捉、得抚、国后和松前等十五个岛。比之松前藩所调查的虽然少了一些，但大体上还是一致的。

俄国政府根据上述事实 打算着手经营千岛 同美国一起 要求日本允许他们派出探险队。一七三八年和一七三九年以及一七四二年 斯潘贝格先后三次沿千岛群岛南下 虽然浓雾笼罩 但还是在色丹岛登陆 也了解到接近本州的色丹岛的情况。因而千岛群岛的正确面貌才开始依次被画入地图。

俄国之经营千岛，是征收毛皮税的，而且征税极为苛刻 贪得无厌的哥萨克人要征收双重税 所以居民向南迁移再迁移。而随后追赶而来的税吏 于一七六七年也到了择捉岛。但是由于作向导的北方土人病倒而回去了。俄国通过这个途径正确地知道了千岛的岛数和位置。他们所知道的情况如下：

一、占守 二、幌筵 三、磨堪留 四、志林规 五、温祢古丹 六、春牟古丹 七、舍子古丹 八、越温磨 九、知林古丹 十、牟知列岛 十一、雷公计 十二、松轮 十三、罗处和 十四、宇志和 十五、计吐夷 十六、新知 十七、知理保似 十八、得抚 十九、择捉 二十、国后 二十一、色丹 二十二、松前。

为了反抗俄国人的压迫和残暴行为，择捉岛和罗处和岛的土人结成同盟 于一七七一年袭击了俄国人 在得抚岛

和磨堪留岛上杀死二十一人，剩下的十八人好不容易地逃回了堪察加。

日 俄 接 触

一直以厚岸为中心点进行的松前同千岛的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不久以后，中心就移到花咲半岛的纳釜府，一七五四年开辟了“国后集市”。由此可见，俄国人已以得抚岛为根据地不断寻求日本商品。开始了以千岛为中心的日俄关系的一个重要时期。

一七七七年，志启奴衣酋长带着俄国人来到纳釜府，会见了巡管当地的松前藩士新井田大八和土藤八百右卫门。俄国方面与日本藩吏的接触，这是第一次。俄国方面要求贸易，但藩吏以无权处理外国贸易为理由加以拒绝。对方代表伊凡·奥切列坚不得已地只好回去了。以后，俄国方面又来过南千岛两、三次，但都没有得到什么具体结果。直到他们一七九五年派来一个殖民团为止，再没有看到俄国人到得抚岛来过。

由于千岛的情况逐渐弄清了，另外，还因为长崎的荷兰人译员所获得的俄国治理千岛的计划，作为世界情报的一部分，告诉了幕府。当时财政困难的幕府，为了打开困难局面，当然想要开发千岛。一七八五年，幕府派工部吏山口铁五郎、庵原弥六、伊藤玄六郎、皆川冲右卫门和青岛俊藏五人带领部下，并会同松前藩的向导、译员、医生一起，组织了大队人马，一股去东虾夷，即从北海道的太平洋岸到千

岛；一股去西虾夷，即从日本海岸到鄂霍次克海岸和库页岛，进行调查。库页岛的北部是隶属于沿黑龙江而下扩展势力范围的中国清朝的。

一行人为恶劣的气候所阻，未能达到目的，打算第二年再去。此时 青岛俊藏部下有个测量土地的人 名叫最上德内的 他是出羽国北村山郡楯冈村一个农民的次子 在江户从本多三郎卫门学过数学、天文、地理，是本多的高足。这次德内首先出发 当他到达择捉岛时 在蕊取附近出来迎接他的土人之中发现有三名俄国人，他们是被派来找回前几年遇难船只而中途从船上逃跑的 从他们的口里 得到了不少关于得抚岛以北各岛的状况以及天文学的知识。德内由此再向得抚前进 巡行一周 但未发现有俄国人。后因德川将军家治之死 北方探险事业也告停顿 调查活动不得不停止下来。可是，不久以后，在这方面连续发生一些大事件，幕府也不得不确定一个开发和确保北方的办法。

俄国使节来航

一七八八年，俄国女皇帝叶卡特琳娜二世为了发展日俄贸易，命令当时正在西伯利亚的博物学家拉克斯曼进行这件事。拉克斯曼教授认为，把以前漂流到千岛群岛而被俄国人营救的‘伊势国神昌丸’船员送回日本 这是个可以利用的好机会 于是带了那三名日本人 从鄂霍次克港出发 驶到根室 向松前藩士递交公文 表示希望通商。日本以国法为理由拒绝通商，但俄国并未因此而灰心，作为准备工

作，把处以流刑的四户人家三十八人同二十名猎人一起送到得抚岛，让他们重建基地，使该岛置于俄国人的势力范围之内。

一七九六和一七九七年，英国船开到绘鞆港（现在的室兰附近），这对幕府也是一个冲击。北海道的西海岸比之东海岸，还有一部分地方不清楚，一七八三年，法国的拉彼鲁兹测量过日本海北部沿岸，发现了宗谷海峡，但对其它地方则还知道得不详细。幕府于一七八四年派了一个一百八十多人的巡查队到北海道去，目的是想定出办法。巡查队分为两队，大河内政寿一队到东海岸，三桥成方一队到西海岸进行实地调查。此外，近藤重藏等作为别动队去国后、择捉，近藤以最上德内为向导，到国后进行了调查，但因遇到了暴风雨，队员未能到达择捉，只有重藏和德内乘夷人船只勉强到达了西端的丹根萌，立了一个“大日本惠登吕府”^①牌柱后就回来了。经过这次巡查，幕府通过松前藩将东虾夷收上来变为幕府直属领地，任命了管理虾夷地的官员，加强了对该地的警备和经营体制。被任命为第一任统制者近藤重藏，随同他所特选的兵库船老大高田屋嘉兵卫一起，于一七九九年到达国后岛的安渡梭矢，嘉兵卫乘官船“义温丸”（七十石）^②到择捉，物色了各项设施的备用地。第二年，乘“辰悦丸”（一千五百石）率捕鲸船四艘驶抵重藏越冬之地的样似港，这是他又一次到达择捉。

^① “惠登吕府”四字，即“择捉”两字的日语读音。——译者

^② 石，是日本的体积容量单位，一石等于零点二八立方米，等于一百八十公升；又是鱼类计算单位，一石等于鲑鱼四十尾，鳟鱼六十尾。——译者

重藏在这里制定了乡村制，全岛分为七个乡二十五个村，任命了总乙名、胁乙名、总小使等土人干部，也有用日本本州同样的名称，称乙名为名主，称土人为村方，开辟了十七所渔场，供给渔网和渔具，按照捕鱼量给以日用品，因而土人都很乐意干活。使男人剃去胡须，女人结发，或让他们穿和服，名字也改为日本式的，并发给改俗牌，成功地实行了和本州人无差别的同化方针，奖励派到那里的官吏同土人妇女结婚，有十几名妇女嫁与为妻。

幕府经营千岛

幕府把衙门设在老门（一八〇三年移到纱那）幕吏常驻于此，从一八〇一年起，南部藩和津轻藩两藩各派兵百余名，南部藩和津轻藩分别在纱那和振别设分所担任守备。另外，高田屋嘉兵卫任御用船老大，由他负责管理海上运输，开辟色丹岛，并在伊豆修建浮式码头，以作避难之地。在陆路方面，从箱馆^①起沿太平洋岸开辟一条通到野付半岛的道路，在野付常备有交通船只，驶往国后，在国后岛的东海岸筑道路，设驿递，国后、择捉、色丹的开发有了显著进展。

当时择捉岛的发展情况，有衙门一处、哨所九个、木板仓库七个、树条仓库二十一个、译员两人、守卫二十人、劳力三十人、船老大一人、船夫九人、榨油设备五十三处、捕鲸船六十三艘、夷人住房一百九十所、夷人一千一百十八人。国后岛到一八〇三年有十五个渔场，来到这里谋生的人也可

^①即函馆的古称。——译者

以在岛上过冬了。一七九九年有居民三百二十人 不久就增加到五百三十四人，出产从三千石增加到八千石。

日本商人把手伸到色丹岛是在国后土人叛乱之后的第二年 即一七九〇年。一八〇二年派去哨卫，建立了哨所，并指导生产，捕渔量年产达九百石。

当确保择捉以后，得抚岛的处理就成问题了。幕府中也有人主张必须以实力赶走俄国人，但他们倾向于采取说服的方针使他们撤出。一八〇一年派幕吏富山元十郎和深山宇平太两人到得抚岛会见了移民团，对他们说明外国交易是违反国家禁令的，并树立了“天长地久大日本属岛”的标柱后回来了。然而 他们没有撤退的意思 遂于一八〇三年宣布禁止虾夷人到该岛去谋生，以断绝同俄国人的交易，因此，被切断了物资供应来源的俄国人到一八〇五年就回本国去了，择捉岛上再也没有一个俄国人。

俄国人袭击千岛

但是 俄国人并没有放弃经营千岛。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雷扎诺夫于一七九六年建立了“俄美公司”以为期二十年，取得了在北纬五十五度以北建立殖民地和毛皮贸易的专营权。后由于生意不佳 他设法让俄国沙皇任命自己为特命全权使节 准备了两艘船 于一八〇四年驶抵长崎 要求在北方通商 被拒绝后 在归国途中探查了石狩湾和宗谷附近的情况。他回到鄂霍次克后组织了日本远征队 其部下福斯托夫中尉，于一八〇六年秋天 从鄂霍次克起航 到库页

岛的日本人根据地久春古丹登陆 逮捕了守备人员 夺走了贮藏物资，烧毁了仓库和渔具。由于当地同日本内地的联络中断，这次暴行一直到第二年交接人员到库页岛后才知道，于是火速派人报告松前藩。但不久 四月二十五日 又有两艘船出现于择捉海面 炮击内保 登陆后 俘虏守备人员五人 掠夺了仓库。从这里又转到纱那海面 那里是经管择捉的中心地，尽管守备该地的有南部藩和津轻藩的士兵三百人 但在威胁性的炮轰下放弃了阵地 俄国人冲进了衙门 抢走了武器 将米、酒和杂货等物装运船上 并抓走了逃入山中的南部藩炮术人员大村治五平后而离去。

这一队人经得抚岛到库页岛，看到了前年袭击过的遗迹 又烧掉了鲁塔卡的哨所 转而袭击利尻岛(稚内之西)，扣留官船一艘、商船三艘于抢走货物后把它烧毁。箱馆奉行^① 立即命令奥羽各藩派兵前往。千岛方面，由南部藩派三百四十人前往择捉岛，另由仙台藩派出两千人守卫函馆、国后、择捉 同时将择捉衙门迁到振别。而福斯托夫等回到鄂霍次克后就被拘捕起来 从此以后，一直到一八一一年为止，俄国船只再没有到国后和择捉附近来过。

测量千岛群岛

一八一一年夏 择捉海面上出现了一艘外国船。这艘船是俄国海军少校瓦·米·戈洛弗宁率领的测量队所乘的“黛安娜号”。

奉行，是由幕府指派前往其直辖领地的地方长官。——译者

自斯潘贝格探险以后来到千岛进行测量的有：一七九九年继库克和克拉克两舰长之后由戈尔舰长所率领的英国舰队；一七八七年的法国人拉彼鲁兹；一七九二年俄国舰长萨尔季夫；一七九六年的英国舰长布劳顿；一八〇五年送雷扎诺夫从日本返回途中的克鲁津施泰因舰长等等。这些人因被浓雾烈风所阻 对南部千岛仅仅眺望到一部分 对各岛的正确位置和形状不清楚。戈洛弗宁测量了罗处和、宇志知、计吐夷、新知、知理保以、磨堪留等岛和得抚岛西岸及择捉岛东岸 并且还在宇志知、计吐夷、罗处和、磨堪留等岛登陆进行调查 发现了罗处和与宇志知之间的摺手礁 并为它起了这个名字 将磨勘留岛起名为普鲁顿岛 后又于六月十七日出现于择捉岛北部。

在蕊取有一些幕吏和南部藩士兵，他们是为送还罗处和土人来到这里的。戈洛弗宁伪称登陆寻求柴火和饮水 但幕吏却叫他们到振别去 于是 他们在七月五日进入了国后岛的泊港。国后衙门的南部藩守备军开枪射击，因而未能靠近，俄国人不得不出动武装船只前来换取哨所的储备粮食和补充饮用淡水 而留下了花布和呢绒作为补偿 遭到日本方面的拒绝。双方好不容易才取得了谅解，最后同意少数人登陆。

戈洛弗宁带领六名部下访问了衙门，说明了来航理由，衙门官员以换取粮食须经松前藩批准为理由而加以拒绝，并要求在接到松前的命令之前须留下一名士官和译员，但未获同意，结果戈洛弗宁被捕。副船长里科尔德得知这个消息后将船开到湾内 企图夺回戈洛弗宁 但看到日本方面

守备森严，无计可施，于是撤回鄂霍次克。戈洛弗宁等人被送到松前，经审问后监禁起来。里科尔德在第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带着前几年被捕到西伯利亚的五郎次和一八一〇年漂流到堪察加的摄津国御影村加纳屋十兵卫的‘欢喜丸’船上的船夫以及茂吉等五名日本人，又乘船来到泊港，进行交涉，愿以五郎次等人交换戈洛弗宁。但是，值班官员并不理会，并告诉说，戈洛弗宁已被杀死。里科尔德不信。正值此时，幕府御用船船老大高田屋嘉兵卫的船只“观世丸”（六百五十石）从择捉岛返航箱馆途中进入该港，为里科尔德所袭击，嘉兵卫等四人被抓去，带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嘉兵卫等学了俄语，告诉俄国人说戈洛弗宁平安无事，并诉说日本政府认为先前福斯托夫等人的暴行是按照俄国政府命令干的，所以要想要求释放戈洛弗宁，应当让西伯利亚总督向松前藩声明那件事是与俄国政府无关的。为此，里科尔德于一八一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三次来到泊港，交涉关于释放的手续问题，向松前奉行所属审讯犯人的官吏递交了西伯利亚代理总督托雷斯金和鄂霍次克长官海军上校米尼茨基的谢罪公文，这样，才到箱馆领回戈洛弗宁等八人。

日俄关系的稳定和幕府的退让

俄国的鄂霍次克长官于一八一三年命里科尔德将信函带给日本。信函内容除要求释放戈洛弗宁等人以外，还希望划定边界和两国间的睦邻友好，并表示希望第二年在择捉岛等候答复。鄂霍次克长官在这封信函中，和一六八九